



名家名译全本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地心游记

entre of the Earth

原著 / 儒勒·凡尔纳「法国」
编译 / 名家编译委员会



CLASSIC
LITERATURE
联袂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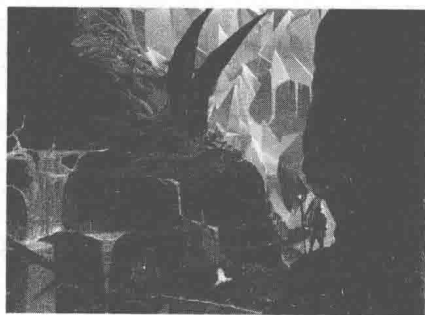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名家名译全本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地心游记

Journey to the Centre of the Earth



原著 / 儒勒·凡尔纳 [法国]

编译 / 名家编译委员会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心游记 / (法) 儒勒·凡尔纳著; 名家编译委员会编译.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8.1
(名家名译全本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ISBN 978-7-5455-3364-4

I. ①地… II. ①儒… ②名…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77518号

地心游记

DIXIN YOUJI

出品人	杨 政
原 著	[法] 儒勒·凡尔纳
编 译	名家编译委员会
责任编辑	李红珍 李菁菁
责任印制	董建臣 张晓东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55mm×215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3千
定 价	24.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3364-4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录

C o n t e n t s

Part1·第一部

—地心游记—

- | | |
|-------------------|----------------------|
| 002· 第一章 古怪的教授 | 073· 第十三章 海面下10000英尺 |
| 005· 第二章 神秘的羊皮纸 | 078· 第十四章 物资匮乏 |
| 014· 第三章 解开密码 | 085· 第十五章 太渴了 |
| 021· 第四章 伟大的讨论 | 091· 第十六章 救命的水源 |
| 027· 第五章 整装待发 | 095· 第十七章 大西洋在我们头顶 |
| 032· 第六章 踏上征程 | 102· 第十八章 迷失 |
| 036· 第七章 初识冰岛 | 107· 第十九章 我得救了 |
| 045· 第八章 不一样的向导 | 114· 第二十章 “地中海” |
| 049· 第九章 向火山进发 | 119· 第二十一章 第一篇航海日记 |
| 057· 第十章 叔叔永远是对的 | 128· 第二十二章 巨兽之战 |
| 061· 第十一章 挺进斯奈弗 | 133· 第二十三章 遭遇风暴 |
| 069· 第十二章 真正的地心之旅 | 140· 第二十四章 谁的人头 |
| | 148· 第二十五章 巨人 |

157 · 第二十六章 爆破

164 · 第二十七章 最后一餐

169 · 第二十八章 火山爆发

173 · 第二十九章 我们在哪儿

178 · 第三十章 完美的结局

Part2 · 第二部

— 一个在冰雪中 度过的冬天 —

182 · 第一章 黑旗

186 · 第二章 老水手的计划

190 · 第三章 一线希望

193 · 第四章 狭道

196 · 第五章 利物浦岛

198 · 第六章 冰雪运动

201 · 第七章 准备过冬

203 · 第八章 雪地探寻

206 · 第九章 活埋

210 · 第十章 烟云

213 · 第十一章 返航

217 · 第十二章 水手

220 · 第十三章 白熊

223 · 第十四章 尾声

Part3 · 第三部

— 墨西哥的“幽灵” —

226 · 第一章

233 · 第二章

237 · 第三章

240 · 第四章

244 · 第五章



Part 1 · 第一部

地心游记

JOURNEY TO THE CENTRE OF THE EARTH

《地心游记》是“世界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的代表作品，是一部广受欢迎的科幻杰作。小说讲述了德国科学家黎登布洛克与侄子、向导，带着一封神秘的密码信前往地心探险的奇妙旅程：三人进入冰岛的一处火山口后历经千难万险，就在他们即将到达地心时，火山爆发了！如此，他们是会被送入地狱，还是重返人间？

l i t e r a t u r e

Chapter

第一章

— 古怪的教授 —

1863年5月24日，星期天。我的叔叔黎登布洛克教授急匆匆地赶回他的小房子，房子坐落于科尼街19号，那是汉堡^①城里最古老的街道之一。

女佣马尔塔以为晚饭做晚了，因为午饭才刚刚在厨房的炉子上滋滋作响。

“这下好了，”我想，“叔叔是个急脾气，他要饿了，准会大喊大叫的。”

“黎登布洛克先生这么早就回来了！”马尔塔惊慌失措地低喊着。

“是呀，马尔塔，不过现在还不到两点钟，午饭时间还没到呢。圣-米歇尔教堂刚刚敲了一点半钟。”

“可为什么黎登布洛克先生就回来了呢？”

“也许他会告诉我们什么的。”

“他来了！我要走开了。阿克赛先生，您要让他理智点啊。”

我独自留了下来。但是，要想让一个向来脾气急躁的教授理智些，可不是我这种优柔寡断的人做得来的。于是，我打算小心翼翼地回到楼上我的小屋。

正在这时，对着马路的大门突然被推开了，沉重的脚步压得木楼梯吱呀作响，这幢房子的主人穿过餐厅，快速朝他的工作室跑去了。

但是，在他快速穿过餐厅的时候，他把他的圆头手杖扔到了房间角落里，把他的宽边帽扔在桌子上，又朝他的侄子大喊了一句：

^① 汉堡：德国北部大都市。

“阿克赛，跟我来！”

我还没来得及行动，教授就已经不耐烦地向我喊道：

“怎么？还不快过来！”

我立刻飞奔进我那位令人敬畏的叔叔的书房。

黎登布洛克教授不是一个坏人，这一点我完全认同。但是，除非发生什么奇迹，否则他一辈子都是一个可怕的科学怪人。

他是约翰大学的教授，主讲矿物学。讲课的时候，他总会有规律地发一两次脾气。他根本不关心他的学生是否按时上课，是否认真听讲，也不关心他们日后取得什么成就，这些细节他完全不关心。用德国哲学的术语来说，他是凭“主观”讲课，就是在为自己讲课，而不是为别人。他是一个自私的学者，是一口科学的深井，可是要想从这口深井里打上水来并非易事。总而言之，他是个吝啬鬼。在德国，像叔叔这样的教授有那么几个。

不幸的是，我叔叔的表达能力不够好，如果说熟人之间闲谈还好些，但对于一个经常发表演讲的教授来说，这的确是个令人遗憾的缺点。因此，在大学讲课时，他常常会突然停下；他为了同一个特别刁钻、拗口的词作斗争，这个词顽强抵抗、高傲自大，最终被教授以不太科学的粗话形式讲出来，接着他便大发雷霆。然而，在矿物学里有很多这样的词，它们中不少是半希腊、半拉丁的名称，难念得甚至能将人的嘴巴磨破。我并不是想说这门科学的坏话，但是，当一个人面对“菱形结晶体”“钼酸铅”这样的名称时，再灵活的舌头也不免出错。在城里，大家都知道我叔叔这一可以原谅的缺点，但是，他们还是会趁机取笑他，甚至有些常来听叔叔讲课的人就是为了欣赏他发火。

但不管怎样，我必须强调一下，我叔叔是个真正的学者。尽管有时他因为动作粗鲁而把一些标本弄坏，但他却有着地质学家的天分和矿物学家的敏锐洞察力，他自如地运用他的锤子、钻子、磁石、吹管和盐酸瓶子。仅凭一块矿石的裂痕、外表、硬度、可溶性、声响、气味和味道，他就能判断出它属于现今科学已发现的600多种物质中的哪一类。

所以，在所有国家机关和国家学术协会里，黎登布洛克教授的名字是响当当的。很多化学家、物理学家、自然学家、探险家都喜欢向我叔叔请教最为棘手的问题。1853年，他发表了《超结晶学通论》一书，这是一本附铜版纸插图的巨著，但因为成本过高，入不敷出。此外，我叔叔还担任俄国大使斯特鲁维先生开设的矿物博物馆的馆长，这座博物馆的藏品享誉整个欧洲。

现在正急躁地朝我大吼大叫的就是这位大人物。你们可以想象一个高个子男人，他身材瘦瘦的，身体像钢铁一样结实，外表很年轻，所以这位50来岁的人看起来只有40多岁。他的眼睛很大，不停地在大眼镜后面转动。鼻子尖而长，宛如一把锋利的刀片。有些顽皮的学生甚至说他的鼻子是一块磁铁，可以吸起铁屑。这完全是造谣，他的鼻子只吸鼻烟，只是数量有点多而已。

还要补充一点，我叔叔跨一步就足有3英尺，而且走起路来双拳紧握，这也说明他脾气急躁，也正是别人不敢接近他的原因。

他住在科尼街的这所小房子里，房子的结构是砖木混合的，旁边有锯齿形的山坡，还有一条蜿蜒的运河穿过汉堡旧城中心。的确，这所老房子已经有些歪斜，而且中间朝马路方向凸出；它的屋顶倒向一边，如同大学生所戴的便帽；房子的垂直程度也不尽如人意。但总体来说，它还算牢固，因为有一棵老榆树深深地嵌在墙面当中，每逢春天，还能看到它的花蕾伸出窗口。我的叔叔不失为一个生活富裕的教授，因为这所房子以及里面住的人都归他所有。这些人当中有他的教女格劳班——一个17岁的维尔兰少女，还有女佣马尔塔和我。由于我是个孤儿，又是他的侄子，于是成了他科学实验中的助手。

我承认我非常喜欢地质学，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矿物学家的血液，而且玩起那些珍贵的石头来，我从不会感到厌倦。总之，住在科尼街这所小房子里很快乐，虽然这幢小房子的主人有时候态度粗暴，但他非常爱我。他天生就是个急性子，不懂得等待。4月份的时候，他在客厅的陶盆里种了几株木樨草和牵牛花，此后，他每天早晨都要去拽拽叶子，以便这些花能长得快点。对于这样一个性格古怪的人，我只有选择服从命令了，于是我连忙跑进了他的书房。

Chapter

第二章

— 神秘的羊皮纸 —

这间书房宛如一座博物馆。所有矿物都贴上了便签，根据不可燃矿物、金属和岩石三个类别，安放有序。我是多么熟悉这些矿物学的小玩意儿呀！多少次，我都放弃和其他同龄孩子的玩耍，开心地为那些石墨、石炭、黑煤掸去灰尘。那些沥青、松香和有机盐，它们都应该一尘不染！还有那些金属矿石，从铁到黄金，它们的相对价值在绝对平等的科学标本面前都是一样的！还有那些石头，足足够盖一幢科尼街的房子，那对我来说，真是再好不过了。

可是，这会儿我走进这间书房的时候，心思可不在这些宝贝上面，只想着叔叔呢。他坐在一把乌德勒支^①绒的大扶手椅上，手里拿着一本书，正用极为欣赏的目光端详着它。

“太了不起了！真是太了不起了！”他喊道。

他的话提醒我，黎登布洛克教授在闲暇时还是一位图书收藏家，只不过在他看来，只有那些难以找到或难于辨认的书才值得收藏。

“怎么，”他对我说，“你没看见这本书吗？这可是一件无价之宝，是我今天早晨在那个犹太人海维流斯的书摊上发现的。”

“太好了！”我勉强装出兴奋的样子回答。

说实话，不就是一本旧书嘛！书脊和封面都是用粗糙的牛皮做成的，书页

① 乌德勒支：荷兰地名，以呢绒制造闻名。

已经发黄了，还耷拉着一个变了颜色的书签。

可教授还没有停止那又惊又喜的呼喊。

“你瞧啊，”他完全在自问自答，“它漂亮吗？是啊，简直太漂亮了！你看看这装帧！容易打开吗？容易，因为翻到任何一页纸都不会动！它合得严实吗？当然了，它的封皮和书页宛如一体，任何一处都不会散开！700年啊！他的书脊经过700年都没有一点裂痕！这装帧，就是伯泽里安、克洛斯和普尔高尔德这样的装帧大师都会感到骄傲的。”

叔叔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不停地将那本书打开又合上。书的内容呢？虽然我对这本书的内容不感兴趣，但还是不得不问他一下。

“这本了不起的书叫什么名字呀？”我满脸惊喜地问他，只是我装得有些过火。

“这本书，”叔叔兴奋地回答，“这是斯诺尔·图勒森的作品《王妃》，作者是12世纪冰岛著名的作家，作品主要讲挪威族诸王统治冰岛的事情！”

“真的吗？”我尽量表现出我的好奇心，“是德文译本吗？”

“哼！”教授生气地说，“译本！我要你的译本有什么用？谁要看你的译本！这是冰岛文的原本，这种奇妙的语言丰富又简洁，它的文法构造形式多变，词汇含义也是变化多端！”

“那和德文差不多了。”我附和着说。

“是的，”叔叔耸了耸肩膀，“只不过冰岛文和希腊文一样，名词有三种词性，专有名词像拉丁文一样可以变化。”

“啊！”我有点吃惊了，“这本书的字体漂亮吗？”

“字体！你居然在说字体，糊涂的阿克赛啊！你居然以为这是一本铅字印刷出来的书！它可是一部手抄本啊，而且是用卢尼字母写的手抄本！”

“卢尼字母？”

“是啊，现在你该要我解释什么是卢尼字母了吧？”

“我才不会呢。”我用一种自尊心受挫的口气回答他。

可是叔叔完全无视我，继续讲着我不懂也不感兴趣的事情。“卢尼字母，”他说，“是过去在冰岛使用过的一种文字，据说还是古代天神奥丁创造的呢！你来看看，无知的孩子，好好欣赏一下天神创造出来的字体吧！”

说实话，我无言以对，只剩下五体投地，我想这种回答方式一定会让天神和国王们感到高兴吧。

正在这时，一张布满污垢的羊皮纸从书中滑落到地上。

叔叔立刻冲过去捡起来。他动作急促，神情紧张，这不难理解，一张藏在古书里的古老羊皮纸，在他看来简直是稀世珍宝。

“这是什么呀？”他说。

说着，他小心翼翼地将那张羊皮纸摊在桌面上，这张纸长5英寸，宽3英寸，上面排列着一些鬼画符似的文字。正是这些文字，后来促使教授和他唯一的侄子进行了19世纪最为奇特的一次旅行。

教授仔细研究了一会儿这些文字，然后把眼镜推到额头上。

“这也是卢尼字母，和手抄本上的文字一样，但是……这些字是什么意思呢？”

我认为卢尼字母是一些学者发明创造出来为难世人的，所以看到叔叔也看不懂的时候，我反倒有点高兴。

“这肯定是古代冰岛的文本啊！”他咬着牙齿，自言自语道。

按理说，黎登布洛克教授应该认得这些文字，因为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精通多种语言的学者。也许他不能流利地讲出地球上2000多种语言和4000多种方言，但是他会其中的很大一部分。

面对这样的难题，叔叔急躁的个性立刻显露出来了，而我已经预感到了那可怖的场面。此刻，壁炉上的小钟敲响了两下。

这时，女佣马尔塔推门进来说：“午饭准备好了。”

“什么午饭，见鬼去吧！”叔叔叫着，“让做饭的和吃饭的都见鬼去吧！该死的！”

马尔塔吓得拔腿就跑。我紧随其后，浑然不知地坐在了我在餐厅吃饭时常坐的位子上。

等了一会儿，教授还没来。据我所知，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放弃他的午餐。要知道这顿午餐是多么丰盛啊！香芹菜汤、火腿煎蛋和豆蔻酸馍，还有小牛肉加酸梅卤，甜品是糖腌鲜虾，更有美味的莫赛尔葡萄酒佐餐，真是太棒了！

可是，为了一张破旧的羊皮纸，教授居然舍弃了这些美味。但是说实话，作为他唯一的、忠诚的侄子，我认为我完全有责任吃掉这顿午饭，也包括他那一份。于是，我问心无愧地这样做了。

“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女佣马尔塔在旁说，“黎登布洛克教授从不会错过午饭。”

“这的确令人难以相信。”

“这说明肯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年老的马尔塔又摇着头说。

但是在我看来，这说明不了什么事，除了教授看到他的午餐被吃得精光后会大发雷霆之外。

我刚刚吃完最后一只大虾，突然一声怒吼传来，我一下子就从餐厅冲进了书房。

“这是卢尼文字，”教授皱着眉头说，“不过，这里面肯定藏着一个秘密，我要把它找出来，不然……”

突然，他以一个猛烈的动作结束了思考。

“坐在那儿，阿克赛。”说着，他用拳头指着桌子，“开始写吧。”

我立刻准备好了。

“现在，我要把这些冰岛字母按照德语字母读出来，你要认真听并记录下来。看在上帝的分上，可别出错！我们看看结果是什么。”

听写开始了。我尽我所能地记录着，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字母被一个接一个地单独念出来，就成了下列这些不可思议的文字：

m. rnlls

esreuel

seecJde

<i>sgtssmf</i>	<i>unteief</i>	<i>niedrke</i>
<i>kt, samn</i>	<i>atrateS</i>	<i>Saodrrn</i>
<i>emtnael</i>	<i>nuaect</i>	<i>rrilSa</i>
<i>Atvaar</i>	<i>.nscrc</i>	<i>ieaabs</i>
<i>ccdrmi</i>	<i>eeutul</i>	<i>frantu</i>
<i>dt, iac</i>	<i>oseibo</i>	<i>KediiY</i>

我刚放下笔，叔叔立刻把我写过的这张纸夺了过去，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看了许久。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机械地自言自语。

说老实话，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但是他也没有问我，而是继续自言自语。“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密码，”他说，“里面的含义就隐藏在这些故意弄乱的字母当中，如果能将它们正确地排列出来，就可以得到一句我们看得懂的话。你想想，说不定这里面包含一项重大发现的说明或者暗示哩！”

在我看来，这里面什么含义也没有，不过为了谨慎起见，我并没有发表我的观点。教授拿起那本书和羊皮纸，将两者加以比较。

“这两份东西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他说，“羊皮纸是在这本书之后出现的，我一眼就发现了这个证据。看！信的首字母是一个双M，这在图勒森的书里是找不到的，因为这种写法是14世纪时才在冰岛文字里出现的。所以，手抄本和密码信中间至少相隔200年。”

这一点我承认，他的推论很合理。

“因此我可以假设，”叔叔接着说，“应该是这本书的某个收藏者写了这些密码。可是，见鬼，这个收藏者是谁呢？他会不会把他的名字写在了这本书的某个位置？”

叔叔把眼镜再次推到额头上，随手拿起一个倍数很大的放大镜，对着手抄本的前几页仔细察看起来。在第二页的背面，他发现了一个污点，看起来就像一摊墨水渍。再仔细辨认一下，可以看出是几个大半被擦去的字母。叔叔知道

这是值得注意之处，于是拼命盯住这块污迹，借助那只大倍数放大镜，他终于认出了这些符号。

“阿恩·萨克努姆！”他用胜利的口气喊道，“这是一个人名，而且是一个冰岛人的名字！他是16世纪时一位著名的炼金术士！”

——我看着叔叔，眼含钦佩。

“这些炼金术士，”他接着说，“阿维森纳、弗朗西斯·培根，都是他们那个时代了不起的、唯一的学者，他们的发现都令我们惊异。这个萨克努姆为什么就不会把某种重大发明藏在这些难懂的密码里呢？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

教授的想象力被这个假设激发得越发活跃了。

“不错，”我鼓起勇气回答，“可是，这位学者为什么要把某种奇妙的发现隐藏起来呢？”

“为什么？为什么？啊！我怎么知道？伽利略不就是这样把有关土星的发现隐藏起来了么？不管怎样，我们会知道的。我一定要知道这个羊皮纸的秘密！我可以不吃饭，不睡觉，直到破译为止。”

“天哪！”我心想。

“你也是，阿克赛，不吃不睡。”他接着说。

“天啊！”我暗想，“幸亏我刚才吃了双份午餐！”

“现在，”叔叔又说，“我们必须确定这些密码出自哪种语言，这件事应该不难。”

一听这话，我猛地抬起头来。叔叔不理我，继续自言自语：“这一点也不难。密码信里共有132个字母，其中有79个辅音字母，53个元音字母。这差不多就是南欧文字中的构词比例，要是北欧文字，辅音字母要比这多得多。因此，这封信用的是一种南欧语言。”

这个结论非常正确。

“可它是哪种语言呢？”

我期待着教授的回答，因为我相信他那深刻的分析能力。

“这个萨克努姆，”他接着说，“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如果他不用母语书写的时候，一定会使用16世纪冰岛人常用的语言，我敢说是拉丁语。如果我错了，我还可以试试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但是16世纪的学者一般都用拉丁文书写，所以我有理由相信这是拉丁语。”

我立刻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这种稀奇古怪的文字怎么可能是诗人维吉尔使用的美妙语言呢？

“是的！肯定是拉丁语，”叔叔又说，“只是他弄乱了前后顺序。”

“好吧，”我心想，“要是您能把它们正确排列出来，那才算有本事呢。”

“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他一边说，一边拿起我刚才写过的那张纸，“这里共有132个字母，它们显然是无序排列着的。有些词只有辅音字母，如第一个字 *m.rnlls*，相反，有一些词里的元音字母相当多，例如第五个字 *unteief*，或倒数第二个字 *oseibo*。但是，这种排列显然不对：这些字母是根据我们不知道的规律，按数学方式排列起来的。我敢肯定，作者先是写下正确的话，然后根据我们尚未发现的规律将这些字母重新排列。找到了这个密码的钥匙，就能顺利地把这封信念出来。阿克赛，你有这把钥匙吗？”

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其中的原因大家一定能明白。此刻，我的目光正停留在墙上的一幅美妙的画像上，那是格劳班——叔叔的养女的画像，她现在正在距此不远的一个亲戚家里。她不在，我很难过，因为我现在可以坦白说出来，这个漂亮的少女正和教授的侄子安静地谈着恋爱。我们背着叔叔订了婚，因为他太专心于地质学，不可能了解我们之间的感情。格劳班是一个漂亮的女孩，长着一头金色的秀发和一双蓝眼睛，性格略有点严肃，可她非常爱我。至于我，我对她爱慕至极，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此时此刻，她的情影把我从现实世界带到幻觉和回忆的世界中去了。

我仿佛看到了我在工作和游戏时的伴侣。她每天都帮助我整理叔叔那些宝贝石头，和我一起贴标签。格劳班小姐真是一位了不起的矿物学家！她丝毫不逊色于那些出色的学者，她很喜欢深究那些生涩的疑难问题。我们一起学习，

度过了多少甜蜜的时光。我时常嫉妒那些石头，它们被她的双手温柔地抚摩过，它们可真幸福啊！

有时，我们还会牵着手走过阿尔斯泰的林荫大道，走向湖边古老而漆黑的磨坊。在湖水的映衬下，这座磨坊是那么美丽！我们一边散步，一边拉着手谈话。我讲一些趣事给她听，逗她笑，然后我们来到易北河岸，美丽的天鹅在白色的睡莲中游弋，我们对着它们说晚安，然后乘汽船回家。

我正沉浸在美梦中，突然听到叔叔的拳头击打在桌面上的声音，把我拉回了现实世界。

“快看，”叔叔说，“我猜一个人要想把字母弄乱，最先想到的办法就是把原先横着写的词竖过来写。”

“是吗？”我暗想。

“看看结果如何。阿克赛，你在这张纸上随意写一句话，不要一个字母连一个字母写，而是依次将它们垂直地写下去，写五六行。”

我明白了该怎么做以后，就立刻从上往下写。

<i>J</i>	<i>m</i>	<i>n</i>	<i>e</i>	<i>G</i>	<i>e</i>
<i>e</i>	<i>e</i>	,	<i>t</i>	<i>r</i>	<i>n</i>
<i>t'</i>	<i>b</i>	<i>m</i>	<i>i</i>	<i>a</i>	!
<i>a</i>	<i>i</i>	<i>a</i>	<i>t</i>	<i>ü</i>	
<i>i</i>	<i>e</i>	<i>p</i>	<i>e</i>	<i>b</i>	

“好，”教授看也不看就说，“现在，把这些字母排成一横行。”

我照办了，于是就出现了下面这句话：

JmneGe ee, trnt' bmia! aiatü iepeb

“好极了，”教授说着把我手里的纸拿了过去，“看上去很像那份古老的密码信了：这些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都排列得杂乱无章，也有大写字母和逗号在中间，跟萨克努姗的羊皮纸一模一样！”

我不得不承认他的见解很有道理。